

欽定前漢書

十史十卷
四八一八

前漢書卷八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

師古曰承音證。○宋祁曰集解音證集解蓋臣瓚書也。

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

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爲

人作役而受顧也

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

來

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

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

平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宋祁曰祝季張云匡鼎來來音離協上韻僕檢左傳宣公二年棄申復來亦音離注文若言匡且來也考無若字 匡語詩

解人頤

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宋祁曰南本浙本以語爲說

衡射策甲科以不

應令除爲太常掌故

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

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爲掌故○宋祁曰注文浙本無 調補平原文學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學者多上書薦衡

經明當世少雙令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

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

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

○宋祁曰別本作矣當作美

望之奏衡

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

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卽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

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

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

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

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

師古曰令善問名休美也○宋祁曰注文

善字名字下並當有也字

彼誠有所聞也

師古曰以其不能進賢也

以將軍之莫

府海內莫不仰望

師古曰仰讀曰仰

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

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

師古曰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

然一夫竊議

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

反衣之也

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之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

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爲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音於既反○宋祁曰注文故貴字下疑有之字於既字

上疑有音字

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

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

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

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

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

牒不被超擢者

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然歸仁

師古曰誠謂實行之也歛

音翕

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貞之朝廷必爲國器

師古曰有所謂材藝

長所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

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

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

○宋祁曰禮監本作樂字浙本同

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

師古曰抵

觸也○宋祁曰注文抵字下有亦字

比年大赦

師古曰比頻也

使百姓得改行自

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

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

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

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

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爲言

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

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

節薄淫辟之意縱

師古曰辟讀曰僻

綱紀失序疏者踰內

師古曰疏

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諭謂過越也

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

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

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

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

師古曰歲赦謂每歲一赦也錯置也音干故反

臣愚以爲宜

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之言謂能以禮讓治則其事甚易

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

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

師古曰循順也

好仁樂施則下不

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

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

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

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此其本也

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

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

而上克暴

○宋祁曰克當作刻

或伎害好陷人於罪

師古曰伎堅也謂酷害之

心堅也伎音之豉反

○宋祁曰伎字說見酷吏寧成傳

韋昭曰伎音泊如淳曰詩云不伎不求屐弊也蕭該案

字書伎恨也之豉反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

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師古曰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

於教化耳

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

於行而廉於色

師古曰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

鄭伯

好勇而國人暴虎

師古曰詩鄭風太叔于田之篇曰禮

汝禮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狃怵也汝亦太叔也言以莊公

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怵爲之恐傷汝也禮音袒裼音錫字並從衣

將音千羊反。犍音女九反。○宋祁曰：注文中三虎字，漸本並作鼓字。秦穆貴信而士多從

死。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

鳥詩所爲作也。○宋祁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張晏曰：胡公夫

曰：穆字，漸本作繆字。

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晉侯

好儉而民畜聚。

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

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費。妻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嗇而

積財也。畜

太王躬仁，邠國貴恕。

師古曰：太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豈父也。國於

邠，修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居之，子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幽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由此

○宋祁曰：注文父子而居之，漸本作父子而君之。

由此

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師古曰上謂崇尚也

今之僞薄伎害

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

師古曰言非家

家皆到人人勸說也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宋祁曰下在字越本故作布字別本同

朝

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

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

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

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宋祁曰我一作爾

此成湯所以建至治

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應劭曰鬼方遠方也

今長安天子之

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師古曰放倣也音甫往反

此教化之原本

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

盪

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鳩反○宋祁曰字

林云祲精氣成祥也音字鳩反

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

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

鄧展

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晦謂日蝕也師古曰晦與暗同○蕭該案字林曰晦不明也應劭曰晦音闇

水

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

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

師古曰共讀曰供

而吏安集

之

○宋祁曰江南本無之字浙本有

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

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

○宋祁曰此下當有郡字

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

師古曰度過也絕謂

除其惡政也

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

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

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

師古曰昭覽亦明也

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

至仁匡失俗易民視

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宋祁曰視字下疑有聽字

令海內

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

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師古

日說讀日悅

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

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

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龍踰地衡復

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

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

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

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

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

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宋祁曰注文詩字下疑有也字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

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

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

師古曰丕大也

丕字或作本言修其本業而顯揚也

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

師古曰更

改也○宋祁曰也字當刪

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

是

以羣下更相是非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

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

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

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

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

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

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

物之性

○宋祁曰江南本二句中並無物字浙本有

可以贊天地之化

師古曰贊

助也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師古曰彊勉也

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

師古曰雍讀曰壅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

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

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

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唯陛下戒所

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

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爲國風之首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

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

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

不始乎梱內

師古曰梱與闔同謂門櫺也音苦本反

故聖王必慎妃后之

際別適長之位

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同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

親不先故

師古曰踰與踰同

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

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

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

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

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

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

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

得其序

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

師古曰如若也

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

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

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

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以及外

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師古曰易家人卦之

彖辭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

以對

師古曰傳讀曰附附依也

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

師古曰由任堪也

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

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

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

未有游虞弋射之宴

師古曰虞與娛同

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

已也

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

願陛下雖聖性得之

○宋祁曰聖字可刪

猶復加聖心焉

師古曰言天性

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

詩云煢煢在疚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煢煢憂貌疾病也

言

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

大化之本也

師古曰就成也

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

○宋祁曰匹配

當作妃匹

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

天命全

師古曰遂成也

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

父母

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者

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

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師古曰侔等也

故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仇

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

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

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以情

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

○宋祁曰無當作毋 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

師古曰形見也

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
端也自上世已來○宋祁曰已當作以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

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

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竊見聖德純茂

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宋祁曰蕭該作材奴奴

亦駑也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

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

之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故

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

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

之要宜究其意

師古曰
究盡也

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

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

師古曰物事
也事事皆有

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

宋

祁曰折本
禮作體

正躬嚴格臨衆之儀也

師古曰嚴
讀曰儼

嘉惠和說

饗下之顏也

師古曰說讀曰
悅饗宴饗也

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

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

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師古曰孝
經載孔子

之言也則法
也象似也

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師古曰
抑之詩諸侯

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

師古曰昭
明也穆穆

天子之容也
視讀曰示

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

師古曰觀亦視也
饗醴以醴酒饗也

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

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

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

師古曰休美也

以立基楨天下

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

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

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卽位衡迺與御史

大夫甄譚共奏顯

○劉奉世曰甄當作張

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

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

執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

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旣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

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師古曰著明也

罪至不道有

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

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

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

師古曰問司隸

君何疑而上書歸侯

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

師古曰燭照也

傳不云乎禮義不愆

何恤人之言

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

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

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

衡起視事上

以新卽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

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

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

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

師古曰逆取曰篡○宋祁曰注文逆監本作奪

事發覺

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

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

文穎曰屬臨淮鄉

鄉

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

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

南以閩佰爲

界

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音莫客反○宋祁曰佰當作陌注及下文並同

初元

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爲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

蘇林曰平陵佰

在閩佰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

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爲界多四

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

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

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

主簿陸賜故居奏

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

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

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

郡改從平陵佰以爲定實

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

得不耳何至上書

師古曰顧念也

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

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爲界

不足故而以閩佰爲界解何

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分

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

郡卽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

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

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

師古曰十

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

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

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

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師古曰猥曲也○宋

云阿丞相衡意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

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

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左

也音輦酌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至

而觀之喜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師古曰別分時從

音許吏反

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

也音彼列反

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

經

○宋祁曰父字下當有日字

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

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

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

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

事

師古曰試以職事也

奏寢罷歸故官

師古曰寢謂不下也

久之試爲博士

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

禹善論語

○宋祁曰善字下疑有說字

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

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

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

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

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

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

師古曰鄉讀曰嚮

而禹與鳳並領

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

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

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

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

故舊之恩朕無聞焉

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

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

推以孳孳無違朕意

○宋祁曰無當作毋

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

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

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

禹惶

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

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殖生也家以田爲

業

○宋祁曰晏本業作樂

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

極膏腴上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宅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

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

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師古

日筦亦管字○劉敞曰絲竹管絃等二物兩於文爲辨

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

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

法度而崇愷弟多智

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

二人異行禹

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

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箏弦

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

而宣之來也禹見

之於便坐

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音才臥反

講論經義日

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

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

宣未嘗得

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服虔曰各自為得宜

禹年老自

治冢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

師古曰肥牛亭各欲得置亭處

之地為冢塋

又近延陵

○宋祁曰別本無延字予謂當存延字成帝營昌陵不成更還延陵

奏

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戈所曲陽侯根聞而

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

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

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

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

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

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

宜更賜禹宅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之

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

是害禹寵數毀惡之

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

天子愈益敬厚禹禹

每病輒以起居聞

師古曰謂其食飲寢臥之增損

車駕自臨問之上親

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

○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

言老臣有

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

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

黃門郎

○宋祁曰郎字上疑有侍字

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

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

永始元延之

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

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

○宋祁曰

未字上當有而字

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

師古曰辟讀曰闢

親問禹以

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

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

○宋祁曰春則當作卽

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

○宋祁曰按劉

向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今云五十六疑衍十六兩字今越本與別本無十六兩字劉敞曰按春秋地震五耳

疑衍十六字

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

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

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

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

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見

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

○宋祁曰福善越本作福喜

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

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出陽侯根及諸王

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皆當作此

遂親就禹

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

服虔曰露易著於星

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宋祁曰有字上疑有常字

正衣

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

宋○

祁曰感動字下疑有有字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

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爲

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

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

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

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宋祁曰監本越本

欲字下有字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師古曰寢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

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爲諸諱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師古曰伋師古曰伋

生子上帛○宋祁曰帛禮記作白漢書作帛古字通用監本浙本同帛生子家求求

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

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

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

○宋祁曰浙本監本無忠生二字於安國字下

又添忠字云襄生忠武及安國忠武生延年

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

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

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

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

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卽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

八百戶號褒成君

如淳曰爲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宋祁曰注文爲帝師教令成就

當作嘗爲帝師教帝今成就

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

數于長安

師古曰名數戶籍也

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

秦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

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

誠迺弗用

○宋祁曰三字下當有日字

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

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

○宋祁曰贈一作賜諡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

○宋祁曰監浙

二本皆云嗣爵

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

學尤明年未二十

○宋祁曰二一作三

舉爲議郎光祿勳匡衡舉

光方正爲諫議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

師古曰不合謂不合

天子意也虹浦縣也音貢

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卽位舉爲博士數使

錄冤獄行風俗

師古曰行下更反

振贍流民奉使稱旨

○宋祁曰旨當

作意越本作意

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

○宋祁曰監本

浙本作三科高第

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

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

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

師古曰先爲僕射後爲尚書令

有詔光

周密謹慎未嘗有過

○宋祁曰有詔字下當有以字

加諸吏官以子男

放爲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

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

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

師古曰希指希

望天子旨意也

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

○宋祁曰浙本云獲

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

服虔曰言已繕書輒削壞其草也○宋祁曰注文繕字下監本

有事

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

師古曰奸求也奸忠

直之名也奸音干○宋祁曰注文奸忠當作求忠

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

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

室省中樹皆何木也

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温室殿

光嘿不應更答以

宅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

成

師古曰蚤古早字

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旣性自守亦

其勢然也

師古曰言以名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援也○宋祁曰注文宦字別本作官

徙光

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卽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

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

好學多材於帝子行

師古曰行音胡浪反○朱祁曰於帝子行越本云於帝爲子行而

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

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

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

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可爲嗣者

○朱祁曰可字越本作宜字

方進根

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

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

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

盤庚殷之及王爲比

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此音必寐反

中山王宜爲嗣

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

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師古曰中當也

光久典尚

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

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

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

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

以爲令犯法

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

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

明有

所訖也

師古曰訖止也

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

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廼棄去於法無以解

師古曰解免也

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

市欲懲犯法者也

師古曰懲創止也○宋祁曰監本正文懲字下有後字

夫婦之

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逆之法

○宋祁曰知字

上當有自字

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

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

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

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交厚也

皆免爲

庶人以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

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

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

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

策也上暴崩卽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

帝初卽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

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

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

令與帝旦夕相近卽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

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

央宮

師古曰復讀曰複

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

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行

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宋祁曰

行字上監本有而字

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

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

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

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

臣請歸遷故

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

可

蘇林曰執持不可也

上重違大臣正議

師古曰重難也

又內迫傅太后

猗違者連歲

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猗音於奇反

丹以罪免

宋

祁曰丹字下當有先字

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

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

師古曰重直用反○宋祁曰又字上當有

後

字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

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

內

師古曰共讀曰恭

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

重仍

師古曰仍類也重音直用反

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

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

師古曰章明也

君前爲御史大

夫翼輔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

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

師古曰比類也

天

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

官羣職曠廢

師古曰曠空也

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

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母能爲

師古曰言盜賊

不能爲害

是以羣卿大夫咸情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

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

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師古曰虞書咎繇謩之辭

也位非其人是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

於虜

師古曰於讀曰烏虜讀曰呼

君

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宅過使者奉策書卽時步

出府乘棧車歸田里

光退閭里杜門自守

師古曰杜塞也

而朱博代爲丞

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

月薨王嘉復爲丞相

○宋祁曰復字下當有代字

數諫爭忤指旬歲

間閱三相

師古曰閱猶歷也

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

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

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

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

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進也皇大

也極中也

如貌言視聽思失

師古曰如若

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

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

有日月亂行謂眇側慝

孟康曰眇行疾也側慝行遲也師古曰眇音吐了反○宋祁曰

浙本有兩亂行字眇按書曰眇晦而日見西方也蕭該音丑召反

甚則薄蝕是也又曰

六沴之作

師古曰沴惡氣也音戾○宋祁曰韋昭云沴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沴戾不和音持軫反服

度日沴音戾

歲之朝曰三朝

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

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

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

辭也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

師曰天右與王者

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宋祁曰右景佑本作左注亦作左予按王商

傳擁佑太子注佑助也凡右爲親左爲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爲助也

故災異

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

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詩傲欺誣者其罰必至

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

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也○宋祁曰浙本注云師古曰周頌敬之篇也敬肅也顯明也思辭也言天

甚明察宜敬以承之受天命甚難也

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師古曰周頌我將之

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

聰明兢兢業業

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

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

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

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

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貌介謂一介之人

援音爰

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

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

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

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

言正

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

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棐輔也諶誠也諶辭至誠之

辭也棐音匪諶音上林反

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

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

俗之祈禳

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

師古曰祈求福也禳除禍也

較

然甚明無可疑惑

師古曰較明貌較音角

書奏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賜

光東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

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

師古曰卒終也○宋祁曰謝字上當有固字前比歷位典大職

考本越本邵本並作前所歷位天職

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

朝臣與聞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

師古

曰載老也讀與耄同今書本有作載字者俗寫誤也

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

師古

日稱副也

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蹕絕之能

不相踰越

師古曰蹕高遠也音竹角反

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

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爲東平太守

○宋祁曰舉字

上當有光字

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

獄死

師古曰王嘉也

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

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

臣毀短光者免傅嘉

○宋祁曰免字上當有復字

曰前爲侍中毀譖

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

師古曰艾讀曰艾

嘉傾覆

巧僞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

師古曰詩肆極也

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

其免

嘉爲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

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

師古曰謂文書之藁草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匡皆莫不誅

傷

師古曰匡音崖皆音漬匡又音五解反皆又音仕懈反具在杜欽傳○宋祁曰學林云史記游俠傳曰以

匡者省文也

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

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

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

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

署門戶

省服御食物

師古曰省視也

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

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

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

○宋祁曰統字上當

有總字

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

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

師古

曰道讀曰導

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

闕焉

師古曰又讀曰艾

書曰無遺耆老

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

太師靈壽杖

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

然有合杖制不似竹須削治也

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

中用杖賜餐十七物

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

然後歸老于第官屬

按職如故

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

光

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

師古曰幾讀曰冀

光終

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輜輶及副各一乘

師古曰輜輶車及副各一

乘也輜輶解具在霍光傳。宋祁曰輜輶下當有車字注文同

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

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

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

舉音哭須過廼止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

劉奉世曰起可字疑非

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

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

宋祁曰益字上當有再字

病甚上書讓還

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

宋祁曰一字當刪

子放嗣莽篡位後以

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

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

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

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

宋祁曰江南

淳化本作長安浙本無安字晏公論羨安字甚堅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按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

卽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千八百戶爲祀矣雖浙本作遷還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昔潁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爲衍龔子曰長如字凡以安爲衍字者誤以長爲長幼之長也福雖霸之長子然此傳前言霸於魯徙名數於長安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義自明無可疑者當從江南本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爲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爲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絜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爲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爲

太師薨宮復代光爲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以夫爵尊爲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辟讀曰僻以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

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
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爲四輔之職爲
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
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
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

孟康曰以宮上書不文過爲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其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

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宮爲

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
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

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

傳先王語其醞藉可

也

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

然皆持祿保

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如淳

曰迹謂既明且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抨音普耕反○宋祁曰注文

也抨音迕堇反

前漢書卷八十一

前漢書卷八十一考證

匡衡傳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注謂樂得淑女云云○此概論二南風化之美耳注
以關雎一詩爲解非也

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云云○臣召南按殷武所

以頌高宗武丁而衡云成湯事蓋齊詩之說如此

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注屬臨淮鄉○當云屬臨淮郡

張禹傳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注服虔曰各自爲得
宜○顧炎武曰崇以禹爲親之宣以禹爲敬之故各
自得

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胡三省曰元帝師蕭望之成帝師張禹元帝不能聽望之言踈許史而去恭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疑王氏望之以此殺身禹以此苟富貴漢祚中衰實由此也

孔光傳求生子真箕○臣召南按子真箕史記作箕字

子京又穿生順史記作子慎此皆字畫異耳此傳云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史記云武生延年及安國世次不同必有一誤

領宿衛供養行內注師古云云○胡三省曰行內署門戶當爲一句此宿衛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

文理甚明師古誤斷其句因曲爲之說耳

前漢書卷八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八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

師古曰蠡音禮

徙杜陵商父武武

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語

在外戚傳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

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慼

○宋祁曰

臧疑作戚

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

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元帝時

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

日共讀曰恭幾鉅依反○宋祁曰注文鉅字上當有音字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

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佑助也元帝崩成帝卽位甚敬重商徙

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

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

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蹂

人九反躪音蘭○宋祁曰注文人字上當有音字老弱號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長安中

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

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

曰冒象

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

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

師古曰訛偽也

不宜令上城重驚百

姓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上廼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

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

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

質有威重

師古曰多質言不爲文飾

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

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

師古曰在未央宮中

丞相

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

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

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

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爲琅邪

太守

如淳曰連昏者
婚家之婚親也

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

問

如淳曰部屬猶差次差次其屬令治之
○宋祁曰已字疑作以按字疑作案

鳳以曉商

師古

曰告語也

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彤素善吏宜以爲後

師古

曰且勿按問也○宋

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

宋

祁曰寢疑作寢

鳳重以是怨商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陰求其短使人上書

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

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

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

考自知爲鳳所中

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

惶怖更欲內女爲援廼

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

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曰蝕咎下朝者文穎

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音胡稼反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對曰○劉攽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都是也史丹也對曰○劉攽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都是也史丹也

史丹也對曰○劉攽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都是也史丹也

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所行必

之性殘賊不仁○宋祁曰性字疑有稟字遣票輕吏徵求人罪師古曰

曰票疾也徵謂私求之也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

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傳謂傳婢也奴

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

怨懟師古曰懟音直類反○宋祁曰懟該音治遂反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

乾隆四年校刊

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

師古曰迕逆也

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

不親

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

後庭之事

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爲句

乃不煩注釋矣劉敞說同

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

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

女

師古曰詭違也

執左道以亂政

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

誣罔諄大臣

節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

誅

師古曰逸書也

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

蘇林曰日者人君之象中者明

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宋祁曰易作見沫王弼云沫微昧之明也

王觀國云昧與沫義同

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

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

師古曰卒

終也愁古惕字○宋祁曰勃傳及天文志五行志皆無是事疑匡妄爲此言以害商爾愁與惕同二字文雖異

其音訓則一

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

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

三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

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

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

國卽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

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卽獻有身妻而

產懷王

○劉攽曰春申君獻妾所生子乃幽王非懷王也疑匡自誤非傳者之失

自漢興幾

遭呂霍之患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

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卽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賞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居謁反○宋祁曰訐蕭該音九列反引字林面相斥罪也浙木音居又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

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

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亨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

臣愚以爲聖主富於春秋卽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

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師古

曰遏止也未然謂未
有其事恐將然也 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

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

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回辟下媚以

進其私師古曰回邪也辟讀曰僻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

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

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

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

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

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宋祁曰而字下疑

有通字 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八十二 列傳 五

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
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
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
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
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
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
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
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顛權蔽主
鳳竟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
誅不附已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

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
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
時依倚史氏

師古曰倚於綺反○宋祁曰注文倚字下當有音字

語在史良娣傳

及宣帝卽位

○宋祁曰監本作卽尊位

恭已死三子高曾元曾元皆

以外屬舊恩封會爲將陵侯元爲平臺侯高侍中貴幸
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
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
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

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

○宋祁曰間考作後越本作後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

孟康曰留意於音樂

或置鞀鼓殿

下師古曰鞀本騎上之鼓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

師古曰檻闢版也墮下也撻投也墮音頽撻音持益反

一曰撻礎也音丁歷反礎音丁回反韋昭曰撻持歷反聲中嚴鼓之節

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後

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

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

師古曰敏速疾

也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

皇太子是也若廼器人於絲竹鼓鼗之

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

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

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

於是上嘿然而咲

師古曰咲古笑字

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

游學相長大

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

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

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

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

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

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

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罪

廼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廼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

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太子

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

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

數問

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

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太子皆憂不知所出

師古曰不知計所出

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侯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

首伏青蒲上

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

爲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

年

師古曰適讀曰嫡

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師古曰自

託爲臣子○劉奉世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陽夏公謂如顏讀亦雅

見定陶王雅素愛

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

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
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
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
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
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口安焉也丹卽却頓首曰愚

臣妄聞罪當死

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

恐不能自還

師古曰寢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

善輔道太子

毋違我意

師古曰道讀曰導

丹噓唏而起

師古曰噓音虛唏音許既反

太子

由是遂爲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卽位擢丹爲長樂衛
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

將軍

○宋祁曰從字下當有丹字

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

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

中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鄉

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

丹爲人足知愷弟

愛人

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

貌若儻蕩不備

師古曰儻蕩疎誕無

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

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

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

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

師古曰言病不

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
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
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
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
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
皆訖王莽廼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
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
庶子哀帝初卽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
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旣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

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

如淳曰俱傳太后從父弟也

而女爲皇

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

○劉攽曰親當作新

喜執

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

師古曰與讀曰豫

由是傳

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爲

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

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

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

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

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

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

楚以子玉輕重

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魏以無忌折衝

師古曰信

陵君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

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

師古曰已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問廉頗

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

固壁不戰秦迺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

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而括

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阬之○宋祁曰注未當

有於長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師古曰事喜立於朝陛下

平三字

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

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迺徙師

典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

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

乾隆四年校刊

何進書卷八十一

列傳

十一

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

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

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

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

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

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應劭

曰放奔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

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

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

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

直師古曰愨謹也音乞角反

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

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

其還喜長安以故高

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

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

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

師古曰三

王謂卬成侯及商鳳三家也

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

其人也

師古曰言無善人也

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

○宋祁曰

事當作士

其執尤盛曠貴最久

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

曠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

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

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師古曰道讀曰導傳讀曰附雖宿儒達士

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

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

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引之以喻丹傳喜守節不傾

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前漢書卷八十二

前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王商傳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劉攽云云○

臣召

南按攽及奉世說是師古誤斷下朝者爲句上文張

匡願對近臣陳曰蝕咎所謂近臣卽指中朝將軍侍

中等官也又下文知聖主崇孝遠別句不親後庭之

事句師古亦誤以遠別不親斷句劉敞糾之是也

史丹傳其後中山哀王薨○按建昭四年事也

天下莫不歸心臣子注師古曰自託爲臣子○劉奉世

曰臣子當屬下句不當斷之○胡三省曰以下文大

意觀之顏注是也臣召南按臣子二字連上連下讀

並通

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臣召南按表丹兄名術

卽樂陵嚴侯也

傳喜傳諡曰貞侯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臣召

南按表高武侯傳喜封十五年薨建國二年侯勁嗣

然則喜子名勁史特以無關緊要故畧之非不得其

子名也

前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前漢書卷八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薛宣字贛君東海鄒人也

師古曰贛音貢鄒音談

少爲

廷尉書佐都船獄吏

○宋祁曰史疑是史

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

廉補不其丞

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爲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基○宋祁

日注文也

字當刪琅邪太守趙貢行縣

師古曰行下更反其下亦同○宋祁曰注文行

字下當有音字

見宣甚說其能

師古曰說讀日悅

從宣歷行屬縣

師古曰以

宣自從也

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

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

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得遷也樂音

洛浪音郎幽州刺史舉茂材爲宛句令

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爲刺史所舉也宛

於元反句音劬○宋祁曰注文宛字下當有音字

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

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

帝初卽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

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

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仄弗皇暇食宣引此言也仄古側字也佚與逸同

允執

聖道刑罰惟中

師古曰允信也中竹仲反○宋祁曰注文竹字上當有音字

然而嘉

氣尙凝陰陽不和

師古曰凝謂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

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

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

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

意舉劾妄爲苛刻也六條解在百官公卿表

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

師古

日錯置也音千故反與讀日豫豫干也

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

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

師古曰言求備於人

郡縣相迫促亦內

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

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

師古曰勞

郎到反來郎代反。宋祁曰注文勞字下來字下並當有音字

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

鬲

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鬲與隔同

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

之失德乾餱以愆

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

鄙語曰苛

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

師古曰申束也謂約

宋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

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

師古曰：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

繇是知名。

師古

曰繇讀與由同。

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

亂。

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

上徙宣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

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

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

能竟。

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宋祁曰：謝疑作尉字。

及宣視事，詣府謁

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

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

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

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

疑於主守盜

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已也。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

馮翊敬

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

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

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

師古曰伸

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爲官

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

明之

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卽欲驗治之

湛自知罪

臧皆應記

師古曰與宣書記相當

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

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

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

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

師古曰適讀曰謫

賊取錢財

數十萬給爲非法

師古曰言歛取錢財以供給興造非法之用。宋祁曰賊字浙本作賦字。

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

師古曰賈讀曰價。

證驗以明白欲

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

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

然。○宋祁曰以明疑作已。故使掾平鑄令

如淳曰平鑄激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王常爲光

武鑄說其將帥此謂徐以微言鑄鑿遣之也。師古曰平

掾之名鑄謂琢鑿也。鑄音子全反。○蕭該音義曰按晉

灼之意引鑄與之言能無說乎。出論語異與之言蓋依鄧展鑄音子緣反。與此引晉灼不同。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季路之言也。列次也。言自審已之力。

用而就官次不能則退。

令詳思之方調守

師古曰言欲選人且代游守令職。

游得

檄亦解印綬去。又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

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

師古曰辟讀曰僻

民謹樸易治令

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卽

以令奏賞與恭換縣

師古曰時令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

二人視事數月

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

而不宜滕薛

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

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之卿族老謂家之長相也滕薛小國諸侯也

故或以德顯或

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

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

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蕭該曰學林云此傳直用憮字以當誣字耳憮有空

之義可借與誣字通用

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

師古曰自言端拱無

爲而受縣

願勉所職卒功業

師古曰卒終也

宣得郡中吏民罪

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

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

池陽令舉廉吏

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廼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師古曰以職追贈府

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

師古曰冬夏至之日

不省官事
故休吏
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宜出教曰

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由從也
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

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关相樂應劭曰以壺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关字

象壺矢因曰壺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关謂一爲歡关耳关古笑字也斯亦可矣扶

慙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

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也音先寺反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

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

於用而減於費也省所領反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共張職

辦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月餘御史大夫于承卒谷承上

乾隆四年校刊

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

曠

師古曰工官也曠空也

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師古曰虞書臯陶謨

之辭也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也

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

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

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

師古曰墮毀也斃壞也墮音火規反斃音

丁固反

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

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

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

下不吐剛茹柔

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

音人庶反

舉錯時當

師古曰言其合時而當理也當音丁浪反

出守臨淮陳留二

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

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

之一文穎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

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以言譽人者必當試之以事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

師古曰簡大也亦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師古曰過

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

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

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

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

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爲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名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

師古曰降渠大也

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

辦

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
后也趨讀曰趣言苟取辦

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

御史遂册免宣曰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

百僚朕無聞焉

師古曰不聞
其有此行也

朕旣不明變異數見歲比

不登倉廩空虛

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年穀不成○百
宋祁曰多朕旣不明止空虛十六字

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

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羣

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

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爲郡

師古曰鬲與隔
同幾音鉅依反

三輔賦斂無

度酷吏並緣爲姦

師古曰並
音步浪反

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

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

辜咎繇君焉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有音莫干反繇讀與由同

有司法君領職解

嫚

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勅也解讀曰懈嫚與慢同

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

帥示四方不忍致君子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初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

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

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

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

前所坐過

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

昌侯給事中視尙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

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

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

脩居官宣爲丞相時脩爲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

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

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脩遂竟服絲是兄弟不

和師古曰繇讀曰由久之哀帝初卽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

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

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

賅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

並同○蕭該音義曰賅韋昭曰行貨財以有求於人曰賅字林以財枉法相謝曰賅音巨又反該案今人亦爲

求會司隸缺况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

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况朝臣父故宰

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

○宋祁曰丞當作承

而骨肉相疑疑咸

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

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

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

明杜絕論議之端

師古曰鬲與鬲同杜塞也

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謹

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爲

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

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

橫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

師古

日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

上浸之源不可長也

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

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意兩通長音竹兩反

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

俱惡

孟康曰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

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

皆弃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

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

禮反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瘠人之罪鈞惡不直

也

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瘕者律謂痕瘠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

罪同也師古曰痕音侈瘠音鮪○蕭該音義曰案晉灼曰痕音侈侈裂也韋昭曰痕謂毀傷也瘠音胥地反說

文曰痕毆傷也手支反又思詣反瘠說文曰瘠病也該案三倉云瘠瘡也音如鮪魚之鮪咸厚善脩

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

師古曰言咸爲脩而毀宣是不誼而不直

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

師古

曰趣讀曰促

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

門外傷成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

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

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干故反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

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

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

原況以父見謗

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

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

明當以賊傷人不直

師古曰以其受昧也

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

城旦

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爲完也況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

上以問公卿

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

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

○宋祁曰罪字上當有死字

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

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

郵亭不脩

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

宣心知惠不能

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

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爲生之具也解在平

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

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

戒惠吏職之意

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

宣笑曰吏道以法令

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

傳稱以宣言爲然初宣後封爲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

主寡居上令宣尙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

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

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

氏元始中莽自尊爲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

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

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

室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諧反○宋祁曰擠玉篇云子諧子稽二切且嫂何與取妹披挾

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披發也挾挑也與讀曰豫豫干也

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挾音古穴反挑音宅凋反○宋祁曰挾字林曰挾挑也音一穴反蕭該案左傳云鄒人乾

挾之以出門者又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況

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
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

少年捕搏敢行

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

稍遷爲功曹伉

俠好交

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

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

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

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

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

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

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

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間步謂步行而伺間隙

以侯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爲醫入獄得見咸具

去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

師古曰謂被掠

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久

之成帝卽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

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

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

本武吏不更文法

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及爲刺史行部

師古曰行音下

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

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

外趣駕

師古曰趣讀曰從

旣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

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

郡

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

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

詣治所

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宋祁曰楊本并別本云使者還部越本無使者二字

其

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

師古曰屬

委也音之欲反

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

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

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

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

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

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

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

以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

師古曰言懼新太守之威

故事二千石

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師

日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

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

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

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

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

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

日以此教告主簿

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

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褶

師古曰褶音紹謂大袴也蕭該音義曰按韋昭曰

袴上曰褶音黍矯反鄧展音紹

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

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

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

師古

曰言不能

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

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

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

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

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

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

師古曰稱副也

以是豪強懾服

師古曰懾音之涉反

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

師古曰於

縣廷之中報仇殺人而其賊皆亡捕之不得也

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

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

是府丞詣閣博廼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

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

師古曰與讀皆曰豫

閣下書佐入博口

占檄文曰

師古曰隱度其言曰授之占音之贍反

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

不得有書

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

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

有餘如律令

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

王卿得敕惶怖親屬

失色晝夜馳驚

○蕭該音義曰字書曰驚亂馳也

十餘日間捕得五人

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

師古曰伐功勞

也閱所經歷也○蕭該音義曰字林曰閱其數也

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

矣

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

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

翊滿歲爲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

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

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

然亦

縱舍時有大貸

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

下吏以此爲

盡力長陵大姓尙方禁

師古曰姓尙方名禁

少時嘗盜人妻見斫

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宅事

召見視其面果有癥

師古曰癥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

博辟左右問禁

師古曰辟讀曰闢

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

師古曰言其得被斫之情狀

叩

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

馮翊

欲洒卿恥技拭用禁

師古曰技拭摩也洒音先禮反技音文粉反

能自效不

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

師古曰言盡死力也

博因敕禁毋得泄語

有便宜輒記言

師古曰不令泄技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爲書記以言於博

因親信

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宅伏姦有功效

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

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

師古曰積累前

後受取

欺謾半言斷頭矣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功曹惶怖

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廼令就席受

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

不敢蹉跌

師古曰蹉音干何反跌音徒結反

博遂成就之

師古曰言進達也

遷

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

數爲寇盜

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

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

之

師古曰問音居覓反

郡中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

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

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

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

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平妙反三尺律令

人事出其中師古曰言可以人情知之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

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

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音方目反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

必能然卽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

輕重十中八九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

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

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

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卽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也國

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

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

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

○宋祁曰之監

本邵本作之校本作文

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

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爲

然時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

師古曰奉音扶用版

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

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師古曰史言此

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宋祁曰顏之推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而文士往往作烏鳶用後二歲餘朱博爲之浙本亦作烏予謂烏字當作烏字

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
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
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
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
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
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

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權

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

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

帝從之廼更拜博爲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

○宋祁曰喜字

上當有傳字

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

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

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

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

師古曰虞

書舜典之辭也○宋祁曰浙本云咨十有二牧配哉

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

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

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

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

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

御史大夫官

○宋祁曰復字下當有置字

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

內萬里

師古曰溥與普同

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

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

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

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

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

夷

師古曰陵夷漸廢替

姦執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

案上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

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

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

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

○宋祁曰陶字下當有傳字

欲

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爲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調

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

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博代爲大司空數燕

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以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

令奏免喜侯

師古曰風讀曰諷

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

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

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

博曰已許孔鄉侯

有指匹夫相要尙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卽

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

過免就國

師古曰汜音凡

事與喜相似卽并奏喜武前在位皆

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爲

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卽召玄詣尙

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

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

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

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

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也更音工衡反

博執

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

師古曰鄉讀曰嚮

傾亂

政治姦人之雄附下周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

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

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

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

師古

曰矯音矯。蕭該案呂靖曰矯毒蟲也已。兆反今借以爲矯字此蓋古字無定耳。

以爲如宣等

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春秋之義姦以事

君常刑不舍

師古曰舍置也

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

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

書之

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

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茗丘事在成十六年今晏放命圯族干亂朝政

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

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

主也階者基之漸也宜與博立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立死罪三等

削晏尸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

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立以少府爲御

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

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

爲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

師古曰苛細也

器誠有極也

○宋祁曰別本有字下有所字

博馳騁進取不思道德已亡可言

師古曰言

其事行不足可道也

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

師古曰假音休

假借音以物借人

○宋祁曰注未當有之借二字借蕭該謂本作藉字若作借何煩更云音以物借人之借蓋

傳寫之繆

世主已更好惡異前

師古曰更改也

復附丁傅稱順孔鄉

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求而順其意也稱音尺孕反

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

得仰藥飲鳩

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

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

也博亦然哉

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

臣吾誰欺欺天乎故贊引之

前漢書卷八十三

前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薛宣傳都船獄吏○

臣召南

按百官表中尉屬官有都

船令丞

遷樂浪都尉丞○地理志樂浪郡有兩都尉其南部都尉治昭明縣東部都尉治不而縣

爲宛句令○宛句屬濟陰郡志作宛句

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云云○按成帝紀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自號山君四年趙護擊之遷護爲執金吾公卿表護字子夏以元延元年爲執金吾

廷尉直○臣召南

按公卿表卽廷尉龐真也真字與直

字相近而誤缺筆耳

朱博傳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按表作楊鄉又下文願還千戶表作還千五十戶

卽召元詣尚書問狀○胡三省曰丞相御史同奏而獨召問元者以博強毅多權詐難遽得其情而元易以窮詰也

右將軍蟜望等○臣召南

按此哀帝建平二年八月事

也據公卿表光祿勳丁望爲左將軍執金吾公孫祿爲右將軍至三年蟜望始爲右將軍此文似應云左

將軍丁望等或因其名偶同而誤也

前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八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

師古曰頓讀曰鈍

數爲掾史所詈辱

方進自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

師古曰言從何術藝可以

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

努力爲諸生學問

淳化本

方進旣厭爲小史聞蔡父言

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

○宋祁曰於母字上疑有後字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

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

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

常

師古曰宿久舊也

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

古師

曰常宜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

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

師古曰毀短也。劉

欽曰多一論字

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

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

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

師古曰宗尊也

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

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

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

有威名再三奏事

師古曰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

遷爲丞相司直從

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

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

自道行事以贖論

師古曰當祭泰時時行事有關失罪合贖。劉敞曰漢時人言行事成事

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有之又下文所謂自設不坐之比是也

今尚書持我事來

當於此決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

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劉敞曰予謂非冀尚書忘已不奏也言及之耳尋下文可見方

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尚書知機

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

師古曰解讀曰解

慶有罪未伏誅

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又暴揚尚書

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爲不敬

臣謹以劾慶坐免官

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

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

長取其母與豶豬連繫都亭下

師古曰以深辱之豶牡豕也音冢

商兄

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

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

察無狀者

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劉放曰謂察司隸刺史捕賊之無狀者故

下文云以宰士督察奉使命大夫

奏可司隸校尉洵勳奏言春秋之義

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

察公卿以下爲職

師古曰督視也

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

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

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爲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爲士也

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

甚諄逆順之理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宣本不師受

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

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

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

威乃凶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

○宋祁曰乃監本作迺姚本刪願下中朝特進列侯

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

司隸

師古曰趣讀曰促

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

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

其有所

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

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

會相見禮節又倨

師古曰倨傲也

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

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頸過廼就

車

師古曰頽待也

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

尊而敬長

○宋祁曰楊本復有敬長二字

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

師古

曰言王道綱紀以尊卑上下之禮爲大也

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

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

師古曰漢舊儀云皇

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

升車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

師古曰視讀曰示

勳吏二千

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

師古曰謾讀與慢同

易音弋

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

師古曰調古諂字也私過辛慶忌見王商

而下車是邪調也

色厲內荏

應劭曰荏屈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

猶穿窬之盜也與言外色莊厲而內懷荏弱故方進引以爲言

墮國體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亂

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

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救正以先羣下前

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

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

師古曰從音七容反

以詆欺成罪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

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

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

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爲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

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

師古曰必勝必取勝

宜抑絕其原勳素行

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

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

師古曰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子曰不

逆詐遂貶勳爲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

師古曰旬徧也滿也

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

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

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

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者

師古曰權專也

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宋祁曰學

林云辜權者乃阻障而獨阻其利後漢靈帝紀光祿四

年豪右辜權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注引前書音義曰

謂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此訓迂矣

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

上以爲任公卿

師古曰任堪也

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

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

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

師古曰言當犯

廷貴戚而見毀也

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師古曰弛解也

居官

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

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爲姦

師古曰並

音步浪反

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

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

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旣

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

師古曰飭謹也篤厚

也 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

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爲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

四日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爲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

師古曰言

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

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

師古曰詆

毀也音丁禮反

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闓之屬

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

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

初卽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

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

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

從博士爲刺史云

師古曰甫始也

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

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第郡守

歷京兆太僕爲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

師古曰簿謂伐闕也

簿音主簿之簿。宋祁曰官簿一作簿。

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

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

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

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

咸詰責

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爲中

郎與從事

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

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

○宋祁曰邵本無從字

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

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堯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

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

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

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

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蕭該曰揣案集解音曰

揣音喘說文曰喘疾息也尺兌反說文揣量也初委反又丁果反方言曰揣試也郭璞曰揣度試之也該謂今

讀揣音初委反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

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

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

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讀曰僻而官媚

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

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歟咸信之謂也過惡

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

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

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

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冒

貪蔽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

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

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

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

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誠不可

更有它計

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

後長陰事發遂下獄

○宋祁曰浙本云陰

事發遂下獄

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

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

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

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讀曰

豫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

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

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

也黨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皆內有不仁之

性而外有偽材過絕於人倫

○宋祁曰一作於人無倫字監本有倫字

勇猛

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

而亡纖介愛利之風

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

天下所共知愚

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師古

日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

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

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

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

爭也

師古曰沒盡也

昔季孫行父有言曰

○宋祁曰父疑作甫

見有善於

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

之逐鳥爵也

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翅也鷂似鷂而小今謂之鷂鷂音之然反翅

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

善惡相冒

師古曰冒覆蔽也

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

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

廢錮

宋祁曰姚本既作知

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

宋祁曰監本楊本

云以憂發疾而死別本越本云以憂死

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

儒雅緣飭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爲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

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

與之

師古曰與許也

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

持

○宋祁曰監本有近字別本無

方進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

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

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

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

如淳曰劉歆及田終

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

厚李尋以爲議曹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

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

三光垂象變動見端

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朧側匿星孛營室東井熒惑守心

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張晏曰元延中嶧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鎮宜固而崩水逆流

反於常理所以示人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民人訛謠斥事感名

如淳曰斥事井水溢

之事也有言溢者後果井溢感名燕燕尾涎涎是也○宋祁曰注文井監作并

三者既效可爲

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

服虔曰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綏和

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杓建寅貫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弧中也

狼奮角弓且張

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賊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猶張

也兵起之象

金歷庫土逆度

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歷武庫則兵起土鎮星也

逆度逆行也

輔湛沒火守舍

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日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

三十日爲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日火守舍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曰沈

萬歲之期近慎

朝暮

師古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

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

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

師古曰具

臣具位之臣
無功德也

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勦

師古曰言其事重不

但斥逐而已。劉敞曰勦改戮。

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

轉凶

師古曰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

善爲星

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

言大臣宜當之上廼召見方進

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

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

于今十年灾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

開

張晏曰元延元年章門函谷門牡自亡。宋祁曰按五行志注晉灼曰章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

出籥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以鐵爲之非出籥也

失國守備盜賊黨輩

師古曰黨衆多

○宋祁曰監本浙本作盜黨羣輩姚本作盜賊羣輩

吏民殘賊毆殺良民

師古曰毆擊也

音一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

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其咎

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

國穀雖頗孰

師古曰間謂近者以來

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

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

師古

日謂財用也

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

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筭馬牛

羊

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墾城郭旁地園田人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常為之月用二千使人直

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筭千輪二十也師古曰墾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

增益鹽鐵變

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

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

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

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

將何以輔

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

師古曰傳蒙冒也

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師古曰孝經之言也

欲退君位尚未

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

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

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

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

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

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者還

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

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

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

也皆以白素衣之。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

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棺斂具贈錢葬地葬日

公卿已下會葬焉。○宋諡曰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

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爲關都尉南郡太守

師古曰言方進未死之時宣已爲此官。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爲

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

侯爲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並同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

對飲未訖。○宋祁曰相對飲漸本無相字景祐本無飲字會義亦往外吏白都

尉方至立語言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宋祁曰自監本作目須臾義至

內謁徑入

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

立廼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

它事召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

縛立傳送鄧獄

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

恢亦以宛大縣恐

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

師古曰因太守行縣以立自隨卽送鄧之

獄

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

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

不收

載環宛市廼送

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

吏民不敢動威震南

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

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

方進曰小兒未知爲吏也其意以爲入獄當輒死矣

師古

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持挾以自免脫

後義坐法免起家而爲弘農太守遷

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爲東郡太守
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
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
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

師古曰言漸必試天下人心

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
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
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
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
猶可以不慙於先帝

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

今欲發之乃肯從

我乎

師古曰乃汝也

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

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

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廼詐移書以重罪傳

逮慶

師古曰追赴獄也

於是九月都試日

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

課殿最也

斬觀令

文穎曰觀縣名師古曰音工渙反

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

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

死信兄開明嗣爲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爲王故義

舉兵并東平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

以東平王傅蘇隆爲丞相中尉臯丹爲御史大夫移檄

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

天罰

師古曰共讀日恭

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

師古曰比音必

麻莽聞之大懼迺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

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

駿爲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爲震威將軍師古曰春

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

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

寶兄爲奮威將軍師古曰兄讀曰况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爲

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

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爲橫

擊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遂姓也並名也遂音錄又音鹿今東郡有遂姓二音並得書本遂字或

作建今河朔有逮姓自呼音徒戴反其義兩通羲和紅休侯劉歆爲揚武將軍

屯宛大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屯灞上

師古曰丞陽侯

音

常鄉侯王惲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爲

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

自備

○宋祁曰兵字下疑有以字

莽曰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

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

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今

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

筭

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小也解在公孫劉田傳

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

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

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

莽自此周公故依放其事

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

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

應劭曰言以大

道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

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

應劭曰趙飛燕傳太

后丁太后董賢也師古曰不弔言不爲天所弔

閔降下也○宋祁曰注文閔字下疑有也字

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

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

幼冲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歷服行政事

予未遭其明哲能道民於安況

其能往知天命

師古曰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爲謙辭

也道讀日導

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

師古曰熙嘆辭

予惟往求朕所

濟度奔走

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

以傳近奉承高

皇帝所受命

師古曰傳讀日附近音其斬反

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

師古

日前人謂周公

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

師古曰威明猶言明

威也遺音弋季反

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

師古曰紹承也

詔予卽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

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

師古曰

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

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

祖亂宗之序

師古曰誕大也

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些

災使民不安

師古曰咎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咎

讀與疵同。蕭該曰咎韋昭音疵咎字別有音於地理志及序傳中已具也

是天反復右我

漢國也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右讀曰祐

粵其聞曰

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師古曰粵發

語辭也。宋祁曰景本日作日

宗室之雋有四百人

孟康曰諸劉見在者

民獻儀

九萬夫

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

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

師古曰我

用此宗室之雋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

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

師古曰大

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
卜又并吉是爲美也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

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師古

日逋亡也
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日難大民亦不靜亦惟
播散也

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

言日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
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
帝不違卜師古

日卜既得吉
天命不違
故予爲沖人長思厥難日烏虜義信所犯

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
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
予遭天役遺大

解難於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
役事遺我而令身解

其難故我征伐以爲孺
子除亂非自憂已身也
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應劭

陵侯劉慶也上書
令莽行天子事
日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師古

日班謂布行也

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

平皇帝子

師古曰皇太子卽謂孺子

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

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

明辟

師古曰辟君也以明君之事還孺子

熙爲我孺子之故

師古曰重歎而言

予

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

三眚

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七二百一十歲師古曰適讀曰嫡○劉奉世曰眚者國統三絕

也隊極厥命

師古曰隊隕也極盡也

烏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

之哉

師古曰害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

予不敢僭上帝命

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

命而征討

天休于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師古

日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古師

日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張晏

日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為陰精女主

元后之祥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右讀日祐聖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夢配元生成以興我天

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神靈之徵古師

日徵也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太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

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害

國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不違親戚適讀日嫡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

不愛此人但為帝室不得止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

綏撫宇內師古曰屏謂蔽捍其難也博徵儒生講道于廷論序垂繆

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

師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本反

正天地

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

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

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

服虔

曰宣帝元帝也

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威勝

之瑞

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以威遠勝猛也

天地判合乾

坤序德

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配合也判之言片也

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

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壘

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壘洛所出皆有圖書故

本言之壘古野字

古讖著言肆今享實

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讖故今當其實此

迺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

師古曰洪大也

也烈業

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强大

爾

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

若此勤哉

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

天

毖勞我成功所

孟康曰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

予不敢不極卒安皇

帝之所圖事

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

肆予告我

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告之

天輔

誠辭

師古曰言有至誠之辭則爲天所輔

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

宗安人圖功所終

師古曰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易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

力瑞反害讀日

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

宗所受休輔

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衆衆若有疾苦我易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勞音

來到 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

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

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勞椽以成之

厥

父菑厥子播而穫之

師古曰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土爲菑一日田一歲曰

菑

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

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

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

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

其勸弗救

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止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

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

烏虜肆哉

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

諸侯王

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

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於

明智之事以助國也

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

師古曰迪

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

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

師古曰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

得改易天 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

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

改易乃大爲難難以于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難古艱字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

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

亦如之我當順天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

不于從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旨疆

土況今卜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

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兆陳惟若此師古

日卜兆陳列惟如此。迺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

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師古曰明告者以其出使能明

告諭於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

諸將東至陳留菑

孟康曰菑故戴國在梁後屬陳留今

曰考

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

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

師古曰謂成帝哀帝平帝皆無子也

絕輒復續

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

師古曰蚤古早字

幼

嗣孺冲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太宗之重

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

○宋祁曰監本楊本郭本託作孤別本云養六尺之孤託

受天下之寄

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

析王道離散

師古曰惟思也○宋祁曰姚本散作散

漢家制作之業獨未

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爲

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旣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

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

師古曰今翟烈業也

今翟

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

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

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

師古曰鉅大也莽誣雲呼其父曰鉅鼠也

後雲

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

師古曰詖佞也音彼

義反

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

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爲安靜之言外有善

色而實嫉害也

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

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

東平相輔謀反

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劉奉世曰義發兵時東平相蘇隆此輔未喻

或者當爲傳聲之誤也宋祁曰前云以東平王傳蘇隆爲丞相

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

自相被以反逆大惡

師古曰威加也
被音皮義反

轉相捕械此其破

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

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

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

師古曰言人多而聚積

天氣和清可謂當

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

師古曰共讀曰恭

討海內之讎

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

觀爲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

爲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鞞纒朱輪

車卽軍中拜授

服虔曰纒卽今之綬也師古曰鞞所以繫印也纒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卽就也

鞞音弗纒音逆。宋祁曰注文系字上當有其字

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

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庸亡

孟康曰謂擬身逃亡

如奴庸也

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

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

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令

師古

日藁讀日部

劫略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

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綬爲虎賁將軍大鴻臚望

鄉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

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

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

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彊弩將軍中郎將李琴

爲厭難將軍

師古曰琴音所林反○宋祁曰服虔琴音禁如淳音琴說文丑心反晉灼音參參音

森

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

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

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廼并錄以小大爲差封

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

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

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卽

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爲

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爲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

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

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

夜聞哭

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

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狗走出

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

儻

師古曰儻音土歷反

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

○宋祁曰

恐有當作恐其

太夫人可歸爲弃去宣家者以避害

師古曰言歸其本族

自絕於

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

古師

曰汙停水也音烏

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

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

如淳曰野葛狼

毒之屬也

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鱣鯢築武軍封

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鱣

鯢大魚爲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觀
謂如鬪形也懲劊艾也慝惡也鱣古鯨字音其京反鯢
音五奚反觀 廼者反虜劉信翟義諄逆作亂于東而芒
音工喚反

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

師古曰芒竹在蓋屋南界
芒木之曲而多竹林也卽

今司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

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

自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

師古曰槐

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

霍鴻負倚蓋屋芒竹

師古曰負恃也倚音

於綺反

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鱣鯢聚之

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各方六丈高

六尺築爲武軍封以爲大戮薦樹之棘

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

○蕭該音義曰字林作梓柴木擁也在見反該案今作薦字者借以爲梓字

建表木高丈六

尺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以秋

循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

隙大陂郡以爲饒師古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萑蒲之利以多財用成帝時

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

掾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

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

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

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言田無溉灌

而不生秔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爲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爲羹也飯音扶晚反食音飢反

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兮福所倚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託

言有神
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
身爲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貴
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貴謂孟賁育謂夏育皆古之勇
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賁音奔義
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前漢書卷八十四

前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翟方進傳受春秋○按儒林傳方進受穀梁春秋於尹更始又兼左氏春秋胡常與方進同師者也

司隸校尉陳慶○按公卿表慶字君卿後方進爲丞相時慶以琅邪太守入爲廷尉一年徙爲長樂少府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按公卿表延壽字子路安成人河平二年以北海太守入爲廷尉八年卒

矢貫中注云云○臣召南按孟康注是也如張晏說則與下文狼弓複矣

翟方進子義於是以九月都試日注如淳云云○臣召

南
按都試日卽講武日也故下文云勒車騎材官漢
制常以秋行都試韓延壽傳最詳如淳以課殿最解
之非是

泉陵侯上書注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
臣召南按泉

陵王子侯表作衆陵據地理志泉陵侯國屬零陵郡
則此文是表誤也

前漢書卷八十四考證